

# 葉永青的快意江湖



■近作《飛快流逝的鄉土》，500×150CM，2011。該作品在葉永青最新作品展「赭石集」展出。



## 人物介紹：

葉永青，人稱「葉帥」，生於雲南，是85新潮運動中的領軍人物、中國藝術社區創始人、中國著名當代藝術活動家、畫家、西南現代藝術總舵主、中國藝壇運籌帷幄的大將、中國當代藝術院藝術總監，與張曉剛、岳敏君、方力鈞、王廣義等人齊名。曾在北京、上海、新加坡、英國倫敦、德國慕尼黑、德國奧格斯堡、美國西雅圖等地舉辦個展。作品被上海美術館、新加坡美術館、美國古根漢姆博物館、亞太藝術博物館、美國比爾·蓋茨微軟公司等機構和私人收藏。他稱自己是八十年代藝術神話的變節者、九十年代藝術生活的叫賣者，二十一世紀藝術創作的個人表述者。

「葉帥，你把我搞到雲南來，把我搞瘋掉了。」有人這樣對葉永青說，麗江束河旅馬客棧桌上擺滿酒水，有啤的也有紅的（紅酒），身邊各路人馬七嘴八舌地說着誰錯了方向。葉永青穿咖啡色的皮衣，帶黑色花紋的圍巾，來了在大家旁邊坐下，人稱「葉帥」的中國當代藝術界老大聊起「畫鳥拍出25萬、引起上千萬的關注」哭笑不得，他遊歷世界的廣闊視野，對中國當代藝術建設有獨特貢獻。現在他說「我們在

看農村消失的過程」。



■葉永青為楊麗萍全球巡迴舞劇《孔雀》創作的同名作品，200×150CM。



■葉永青最新作品展「赭石集」中的展出作品《赭石山水》，200X150CM，2012。



■50後、60後、70後和80後圍在一起聊天。

「北京是一面鏡子，大理是我心靈生活的地方」。葉帥越來越長時間呆在大理了，特別是冬天，他喜歡大理，喜歡麗江。08年的一次傷寒，讓他重回大理養傷。這在歐洲絕跡的病種，使他體溫連續13天接近40度，救護車送到醫院，嚇壞醫生——這個到過孟加拉、斯里蘭卡、非洲、東南亞的怪人，血液已全部損壞——他得了傷寒。

療傷大理後，葉帥一天清晨外出吃早點，在習以為常的街道前愣了，豆漿、米線、肌肉耳絲、咖啡、蛋糕，濃郁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。「任何價值、任何東西都有邊界，如果無限蔓延就變成同質化，人人都一樣，我可能在全世界都找不到這樣的生活了」，他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，「一切是那麼燦爛輝煌，我彷彿從暗中走來」，在大理就像遇到煙火，人的生活不能被設計，需要偶遇。「任何的房地產都做出不出這樣的生態和生活方式」。

沒有太多時間畫畫的他，在大理開設了「鄉村田野調查」課，讓學生在大理麗江學習。在他看來，這對於學習藝術的是非常重要，「城市是個讓身體舒服的、身體感到舒適方便的地方」。藝術是一門綜合學科，涉及美學、社會學、人類學、哲學、史學，要學好不容易。

「鄉村是有設定和規模的」，學生看各種人和新農村的變化，看新老房子、家庭、院子的不同，「除了時間的、歷史的概念、舊和新，任何老房子再破舊、再貧困，都有過去的照片，有祖宗甚至是排位，可修的新房子，甚麼都沒有了」。學生觀察裡面的變化，有的寫生，有的出雜誌。在上課的村莊還有一支高原雄鷹的足球隊，村長說：「如果世界盃在我們這裡打，我們絕對會成為世界冠軍」。

## 農村正在消失

旅馬客棧各種大爺和愛喝酒的大理人笑着鬧着，給女俠倒酒，說走一個，再來一杯。「所有從農村出來的孩子，其實沒有回過頭去看鄉村。」說的極是，這桌上沒一個從農村來。「整個中國一百年以來的朝向就是離開農村、離開土地，走向城市、走向工業。」他們想着辦法留在城市，都想着離開。

葉永青說：「我們這代人是最後一代在農村的」。農村的土地越來越少，學生沒有在農村的實踐，樹怎麼長，糧食甚麼樣都不知道。人喝醉了，火種不能熄滅。如今，面對中國第一次城市人口超過農村，高等教育的學生須將戶口轉到學校，畢業後不願再回家鄉，進城打工的農人為了城市戶口也在城裡買房。「農村時代正在下降沉，我們在看農村消失的過程」。

## 像傻子一樣

住麗江要飛回家做伴娘的同學，喝着不再是丹麥是大理產的嘉士伯。城鄉醫療、保障差異使農村人口不斷減少，變成一個空城，青壯年到城裡打工，留下少兒和老人。「農村意識空心化，農村的趣味變得越來越低級，缺乏精神生活，沒有權力，農村越來越弱不禁風，任人宰割，越來越坍塌敗壞」。

葉永青說：「我沒有福氣養寵物，到處走沒有時間照顧牠」。瑞典藝術家和他老婆，在麗江塗鴉了最新款的奧迪2000，帶着他那隻看不見世界的狗坐旁邊。「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，是共生關係」，都市是一個現代化、城市化的生活系統，每個人有相對的獨立性，靠社會規矩在生活，「農人人群是社會的基礎，今天的城市如果沒有農村，將

完全不能想像，沒有農村，城市現代化也走不遠。」

「以後最寶貴的資源是原住民和原來的村落」。葉帥說，新農村到了一個關頭，把人壓縮在小的空間裡，在一定範圍內小循環是最重要的，他的每次出手都是在剛有變化的時候，講究時機。「我們都是敏感者」，他眼裡閃過一行光「是傻子，像傻子一樣地做事」。

建築學教授、企業家、各種好朋友，兩個學生在聽他講話——從上海外灘聊到北京四合院，再到普爾諾曼和女兒國的米，以及尊重傳統的日本堅持原有口味的雞尾酒。

城市化的方向發展是更快更高更強，而「鄉村最有意思的是可以試錯，錯了就少賺一點錢，錯了走了新人又可以來」。可見「麗江的繁榮是外來者的繁榮」，所以「盡量地挖現代化的牆角，盡量地挖都市的資源，把它們集中在一個小地方，再加上「居住人群在改變」。本地人又不愛做生意、喜歡進單位、喜歡住新城區住樓房，老房子租給外地人賣衣服、開吧，做客棧。人住在城市裡卑微，住在這裡發現人的能力強了。「把專業的資源和今天有意思的資源交織，會有效地整體增值。」因為有了這樣的人群，鄉村的土地，農村的拆遷改造難度加大，鄉村消失的速度就會延緩，客觀上起到了保護鄉村的作用。鄉村成長出「新的、有包容性的生活」，這就是葉帥所關注的。

## 新移民時代

葉帥回眸一笑。「快樂在每個地方都有，也許麗江是最糾結的」。從倫敦、重慶、北京到麗江喜怒哀樂都有，看在甚麼樣的場合，做甚麼樣的事情。麗江是個小地方，大理也一樣，可是甚麼樣的人都有，大理人群穩定，氣候穩定，麗江節奏相對快一些，城市化快一些。

迷幻、安逸、閒適的音樂響着，不時插播紅歌，「中產階級進入到農村是最重要的，鄉村就複雜化了不像原來那麼貧瘠」。葉帥

認為：「一般人幫助鄉村就是用慈善的項目，這只是暫時的療傷，要真正農村改善是要農村獲得一種價值觀，一種意識能上升的東西，要它有可能性」。

## 重建當代生活

面對新農村，政府是把它們劃作經濟類、產業類的生產基地。「這就是研究的差異，我說的新農村是一種鄉村精神，鄉村精神就是熱愛生活，比如，麗江就是很有意思的例子。每個鄉村都有生活的模式，但在城市化的背景下，農村被視作生產場所，塑造的新農村是華西村、溫州的新農村那樣的生產基地」。

所以「我們的家園是有文化有精神的。」窗外響起萬曉曉的民謠《女兒情》，屋裡50後、60後、70後、80後圍在一起，桌上玫瑰、甜點、麥卡倫和紅酒，清脆的碰杯聲，吶喊，鼓掌，大笑，不絕於耳。身旁的美女說自己有點怕去大理，怕被勾了魂，「人生就是選擇，勾了魂就勾了魂吧」。這裡被勾魂的人多了，看外面那個戴墨鏡的原來是人民路上的公務員，把自己的房子租給藝術家，自己變成這街上的流浪漢，每天在路上跳舞，常常手裡只有10塊錢買酒喝。還有當年西裝革履的老闆，夾着皮包，如今雙雙旅遊鞋揹個包「為人民服務」。以及那繫着馬尾開白色奔馳的爺，到雲南買了個臭皮囊，說葉帥以後我就跟着你混吧。旅馬客棧裡，有兩個年輕人很面熟，仔細一看是人民路上的110，工作之餘把衣服扒到了這裡來high，這是鄉村精神的最大成功。在葉永青看來：「麗江、大理新農村的實踐，既是生產基地又是生活的場所，這些實踐都說明農村不僅僅是生產場所，還是人們可以重新生活的場所，重新生活居住，是重建當代生活」。

「當代生活就是接納現代文明給我們的，包括技術、資金、知識」。葉永青的快意江湖是「知行合一，讓我們都學習做身體力行者」。

## 獨立音樂新生代（一）

文、攝：伍麗微

# 用樂器來唱歌

獨立音樂是一種精神價值，是脫離主流音樂的一股清流，也是最能體現自我的一種表達方式。

來自台東排灣族的年輕小伙子，擁有黑黝的皮膚，眼神堅定有力，渾身散發出一種強韌、不服輸的氣魄。他叫保卜，擁有原住民天生的好音感及敢於創造的積極態度。早前他來到香港，在文化中心的戶外廣場演奏他最擅長的fingerstyle吉他的。

從來不覺得吉他的音色可以這麼美，可以被發揮至如此境界，可以感染現場每一個人，保卜的手指彷彿帶有魔力，一按一彈，音樂傾瀉而出，張力十足。保卜說自己是比較不會唱的原住民，但不會唱並不影響他對音樂的態度，他反

而覺得音樂的可能性不僅僅停留在唱歌上，因為「用樂器也可以唱歌啊！」

15歲開始彈吉他，直到現在已經玩音樂玩了12年。很多人聽過保卜的音樂，都忍不住豎起大拇指，大讚他的吉他技法十分厲害，說他早應該出專輯。

玩音樂的人是開心的，也是辛苦的，尤其是那種將音樂融入身體血液裡，並永不言棄的獨立音樂人。保卜高中畢業後就離開家鄉去台北，帶着一把吉他走天涯。

為甚麼是吉他？「因為排灣族原住民每個人都會彈，所以家裡都會有吉他，而且吉他比較方便，原住民喜歡唱歌，帶着吉他可以到處走。」

一開始他就有一個音樂夢，「我喜歡



■來自台東排灣族的保卜

做夢啊，現在成真了」。但夢想的代價是離開家鄉，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從零開始，白天當搬運工，晚上教吉他。沒錢吃飯、沒錢付房租，試過睡公園，有幾次甚至有放棄的念頭，但想到父母對他的支持，一切都忍下來了。當兵出來後轉機來了，一個導演叫他試做電影音

樂，音樂工作愈來愈多，夢想不再遙遠。

2006年，他得到台灣木吉音樂演奏大賽冠軍，參與多部音樂和影視作品的錄製，如李欣芸的《故事島》、電影《帶著夢想去旅行》等，甚至兩度入圍電視金鐘獎音效獎。苦盡甘來，今年年底，他人生的第一張專輯終於出爐。

台灣懂音樂的人很多，歌唱得好的人也不少，要在獨立音樂這條路上走下去，除了要跨越無數荆棘以外，還要有顆愛音樂的心。「我們的演奏比較少人聽，但我覺得玩音樂開心比較重要。」他的音樂沒有所謂的技巧、指法，只有



■來自台東排灣族的保卜

最純粹的音色，清麗流轉，難怪他說樂器也可以唱歌，甚至可以

更真實、更豐富。

談到未來，保卜頓了頓，笑着說：「沒有想這麼多，就一直想彈吉他而已。」市場主導、音樂風格對他來說都不重要，「我覺得我們可以改變市場啊，市場一樣的話，音樂也一樣，總有人喜歡聽我的音樂，慢慢可以改變的。」

做音樂真的很辛苦，但保卜很樂觀，認為當下才是最重要，當下要做甚麼？

「先把專輯、音樂做好！」